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飞驰人生3》： IP的“舒适区”与“突围欲”

■文/魏李梅 王亚宁

2026年春节档影片《飞驰人生3》以逾29.27亿元票房成为档期冠军,延续了该系列的市场统治力,目前总票房已突破43亿元。然而与票房形成反差的是,影片口碑出现一定分化:豆瓣评分7.4分,较第二部的7.6分略有回落,“不如第一部”“笑点硬挤”“文戏拖沓”等批评声音亦不绝于耳。一个成功延续六年的IP,为何在第三部遭遇认同危机?本文从“IP创作的惯性依赖与突围冲动”这一角度,对影片进行方法论层面的考察。

“安全牌”的代价

《飞驰人生3》最直观的问题,是叙事结构的公式化。影片沿用了前作的基本框架:张弛“遭遇困境→重组团队→克服阻力→赛场决战”。这套模板在前两部中被验证有效,但到了第三部,其可预测性已经成为观影体验的负担。观众对每个情节节点的走向了熟于胸,悬疑感自然大打折扣。

文戏部分的套路化尤为明显。反派资本家的阴谋线设计单薄,操控比赛的手法停留在“坏人使坏”的初级层面。张弛重组车队的过程过于顺遂,资金困境、人员磨合被一笔带过,使赛场逆袭缺乏叙事铺垫。这些段落的功能性大于艺术性——它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完成“英雄之旅”的既定动作。

作为春节档头部IP,《飞驰人生3》承受着最高的市场预期。在“稳”与“变”之间,主创团队选择了相对安全的路径:保留前作的成功配方。这种策略确保了影片的基本盘,但也付出了代价——当观众发现自己在看一部“按照说明书组装”的产品时,情感投入的深度自然减弱。每一次“公式化交付”,都在消耗系列积累的情感资本。

溢出效应与“新血尴尬”

与文戏的保守形成对照,影片在赛车场面上投入了超乎寻常的资源。海拔4500米实景拍摄、直升机航拍、车底镜头等硬核手段的运用,使赛车场景的视觉冲击力和专业真实感达到国产电影新高度。砂石漂移、悬崖超车、暴雨竞速,每一帧都透露出创作者对这项运动的深切热爱。

问题在于,这些精心打造的场面与影片的整体叙事之间出现了失衡。后半段近五十分钟的拉力赛场景,在时长上压倒了文戏,在情感密度上也与前半段形成落差。观众刚熬过拖沓的铺垫,突然被抛入密集的赛车轰炸,情绪节奏被撕裂。赛车场面不再是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溢出”了影片的整体结构,成为一种自我展示的奇观。

这种“溢出效应”的背后,是创作者身份的双重性。韩寒既是商业片导演,也是职业赛车手。在前两部中,这两种身份保持着平衡——赛车的专业感为影片注入稀缺质感,喜剧元素则确保影片与大众的连接。但在第三部中,这种平衡被打破,赛车手的执念压倒了导演的整体考量。轮胎特性的博弈、换胎工序的精确还原,精准戳中车迷的观看期待,但对普通观众构成了接受门槛。与场面失衡相伴而生的,是人物层面的“新血尴尬”。范丞丞饰演的厉小海,承担着为系列注入新鲜感的使命,他作为新生代车手出场,但戏份极少,几乎未构成有效的人物线索。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魏翔饰演的叶经理。这个角色没有承担“传承”的使命,反而获得了相对

自由的塑造空间。他懂得灰色规则,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可以是张弛的对手也可以是朋友。这种复杂性在影片中显得稀缺而珍贵,也让人想象:如果系列愿意在人物友度上多下功夫,或许能开辟出不同于“热血逆袭”的叙事可能。

沈腾的表演依然是影片的稳定器。他将张弛身上的中年况味演绎得入木三分:商务局桌上的手足无措,被质疑时的隐忍克制,提到赛车时眼里突然亮起的光。这些细节让张弛超越功能化的人物设定,获得了情感重量。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重量越来越依赖于演员的个人魅力,而非剧本提供的叙事支撑。当IP的核心资产系于某个演员时,其可持续性便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舒适区陷阱”与突围的悖论

将《飞驰人生3》置于系列IP的演进脉络中审视,可以发现一个普遍性命题:当IP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后,如何避免落入“舒适区陷阱”?所谓“舒适区陷阱”,是指创作者过度依赖已被验证的成功配方,导致作品在重复中失去活力。其症状包括:叙事结构的公式化、人物设定的定型化、情感表达的模式化。《飞驰人生3》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这些特征。但问题不在于“重复”本身。所有系列IP都有重复的成分,观众的期待恰恰建立在这种重复之上。关键在于,重复的部分是否服务于核心情感的积累,而非仅仅是情节功能的复制。《飞驰人生》系列的核心情感,是张弛身上那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每个普通人对失去的不甘,对证明自己的渴望。只要这种情感被真切地呈现,观众愿意接受叙事层面的重复。

《飞驰人生3》的问题,在于它在重复叙事框架的同时,未能有效强化核心情感。喜剧元素的压缩,使张弛的悲情失去了缓冲;新人物的仓促处理,使代际传承的主题流于表面;赛车场面的溢出,使情绪节奏变得单一。观众熟悉的配方还在,但那种“笑着笑着就哭了”的复杂体验却稀释了。从这个角度看,影片的“突围欲”反而加剧了问题。主创团队试图用硬核赛车场面为系列注入新质,但这种注入未能与系列的核心情感有机融合,反而造成了结构与节奏的撕裂。在“舒适区”与“突围”的拉扯中,影片的情感感染力较前作明显走弱。

超43亿元的票房证明,这个IP依然拥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但口碑的分化也提示:观众对“熟悉的味道”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这未必是系列的危机,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当“打不死的小强”只剩下“打不死”,观众还能陪张弛跑多久?

但这并不意味着系列已走到尽头。IP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某个具体作品的成功,而在于其核心情感能否持续唤起观众共鸣。张弛冲向终点的那一刻,那句“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夺回来”,依然能够跨越影片的种种缺憾直抵人心。这种情感连接,才是《飞驰人生》系列最宝贵的资产。

对于中国电影的典型创作而言,《飞驰人生3》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样本:当IP进入成熟期,如何管理“延续”与“突破”之间的张力?如何让创新服务于核心情感的深化,而非仅仅是形式层面的标新?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飞驰人生3》的探索与困境,让它们变得可见、可思。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搜查瑠公圳》： 圳水浑浊，难抚历史的创痛

■文/虞晓

《搜查瑠公圳》改编自1961年轰动台湾的瑠公圳分尸案,但影片的重心并不在于案件本身,正如导演赖俊羽所言:“真人真事改编的核心,并不在于复刻真相,而在于导演的观点”。影片中随着分尸案的曝光和“发酵”,众多人物接连登场,从将军到士兵、从警察到记者、从市井小民到庙堂政客,拼凑出台湾“戒严时期”的众生相;浮出瑠公圳水面被肢解的女尸,也成了赖俊羽叩问那个时代的探针,力图挖掘出凶案背后潜藏的历史创伤与社会病灶。

《搜查瑠公圳》将案件与时代深度绑定,“以奇案剖析时代”的创作理念,与《囹圄弄·悬案》可谓异曲同工。但与陈可辛影片中在历史改弦易辙的裂缝之外人物身上说不清来由的爱恨情仇不同,赖俊羽给予了人物扎实的行为动机,他们在日常、细微的欲望/习惯驱使下的动作,搭建出跨越时空的因果链条,让一场家庭矛盾激化为刑事案件,再升级为政治事件,最终成为一场难以抽身的风暴“漩涡”。

刑警赵子午(朱轩洋饰)在浮尸现场执勤时的迟钝懈怠,让记者张秀秀拍摄到了现场照片;张秀秀为了转正爆料独家新闻,导致案件成为舆情热点;赵子午的父亲,即将出任参谋总长的抗日名将赵志升(张世饰)意图整顿军队贪腐而被人构陷,将军杀人成为爆炸性新闻,不堪受辱的赵志升在瑠公圳旁李枪自杀;真凶陆根生(朱栢康饰)当年因自残被军队开除,没有拿到退伍士兵的“授田证”,导致婚后经济拮据;妻子小美为补贴家用到饭店打工,遇到南洋富商移情别恋,陆根生绝望之下愤而杀人。更往历史深处延伸,陆根生其实是赵志升所辖的部队从大陆溃退时强拉的壮丁。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搜查瑠公圳》用一具浮尸掀开历史的遮羞布,惊天大案起于日常和细微,它不再是出于某个人善与恶的选择。赵子午和张秀秀一步步查案追凶的过程,不仅揭示了台湾戒严时期司法黑暗、政治构陷与媒体嗜血的时代乱象,也在历史的维度上让悲剧形成了闭环,犯罪因此不再是孤立的暴力事件,而是白色恐怖的时代压抑下必然的产物。

家是中国人最珍视的存在,它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精神的归宿。这段历史的创伤在片中被具象化成了一幕幕的家破人亡。张秀秀的父母“失踪”于她年幼之时,她失去了伦理亲情上的家;老兵陆根生因无法返乡、婚姻破裂,将内心的乡愁与怨恨扭曲为共同毁灭的屠戮;将军赵志升虽身居高位却始终无法摆脱“归乡无门”的宿命,他的理想与信念随之幻灭,最终成为权力倾轧的牺牲品。毫无交集的将军和小兵,构成了时代悲剧的一体两面,导演赖俊羽曾坦言,创作的核心目的是展现“抗日英雄想‘回家’和底层老兵想‘成家’的希望破灭”,这种希望的破灭,正是台湾戒严时期最核心的历史创伤。

方言的运用是影片叙事的点睛之笔,四川话、上海话、闽南话等多地方言的交织,不仅还原了当年台北“南腔北调”的语言环境,更成为身份的烙印与乡愁的

载体,有家难回不只是赵、陆两家的命运,更是这一代人共同的遭遇。方言甚至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目击者从蒋介石演讲中听出与凶手一致的“圳”字发音,这一细节既充满荒诞感,又暗含着创作者的历史态度。

但妙笔并不能掩盖《搜查瑠公圳》在叙事上的缺陷,正如影片在历史表述上人文关怀的温度并不能取代价值表达的清晰度。在商业电影的范畴内,优秀的电影故事需要扎实的根基,它要讲清楚人物行为的动力、银幕内世界的运行规则,以及明确的价值取向。在该片中,催生出瑠公圳分尸案的世界是一个威权至上、特务横行、随时可能祸从天降的年代,比如张秀秀的父母会无故“失踪”、位高权重的赵志升也无法保全自己。身无长物(智力或体力的绝对优势)的赵子午可以两次死里逃生——一次是在处决他的刑场,一次是在父亲自尽的现场,的确难以让人信服,让特务们突然失能降智来完成情节的推进,损伤了银幕世界的真实性。

更大的问题在于赵子午和张秀秀身上人物弧光的缺失。女主角张秀秀有查案的行为动机——成为报社的正式记者,查案的过程其实就是她走近父母“失踪”真相的过程,作为被伤害的台湾本土青年,她对赵子午的情感和态度会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体现着她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可惜影片对这个人物缺乏起码的塑造和表达,让女主角彻底成了一个功能性人物和性别符号。

赵子午的身份设定本应是串联起凶案、亲情与历史反思的关键;他

是被构陷将军的儿子,从小将父亲视为军人荣耀——正义与勇敢的化身;而他追查的凶案,起因恰好是父亲的队伍带给个人的伤害——陆根生的暴力,本质上是强征壮丁、归乡无望等历史遗毒的产物。这种“崇拜对象的荣耀与悲剧根源同出一源”的设定,本应带来强烈的戏剧冲突,也为赵子午的情感表达和人物塑造提供了绝佳的叙事空间,但影片对赵子午的刻画,始终停留在“为父洗冤”的表层,从未深入挖掘他在得知真相后的内心震荡与认知重构,也没有呈现他对这段历史的复杂态度。

该片中有两个让人费解的镜头,一个是赵子午也和父亲一样说起了四川话,另一个是他在想象中举枪对准了父亲,他是继续坚守父亲的荣耀,还是批判其背后的历史遗毒?是将父亲的悲剧归咎于时代,还是承认其作为时代参与者的局限性?

从华语犯罪片的维度来看,《搜查瑠公圳》比《囹圄弄·悬案》更具历史锐度,比《周处除三害》更侧重社会批判,它成功以奇案为刃,打开了台湾戒严时期的历史“黑匣子”,让观众看见犯罪背后的时代之殇。但叙事能力的不足,尤其是创作者在历史价值上的首鼠两端,或者说“既要”“又要”的选择,让影片成了一场“野心大于执行力”的作品。历史表达与类型叙事之间的失衡,恰如瑠公圳的浊水,虽能映照时代,却因暗流混乱而难以清澈见底,更遑论站在今天的视点,抚慰历史的伤痛,赢得观众的共情。

AIGC动画电影《团圆令》： 以童真美好之心，同唱手足团聚之情

■文/周夏

关于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寓言,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创新探索。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也提及《团圆令》,称其“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和团结自强的奋斗精神”。

熊猫这一形象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十分喜爱的萌系国宝,影片中熊猫家族最终的团圆也代表着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两岸同胞渴望统一的心声。从叙事类型上看,影片采用常见的公路片形式,团仔的寻亲之旅,恰到好处包裹了奇幻、动作、喜剧、冒险、亲情等类型元素,既有紧张、紧凑的情节设置,也恰当插入了妙趣横生的噱头角色与包袱、笑料,欢乐又感人的温暖治愈,兼具教育意义和观赏性,是一部主打低幼向的合家欢动画影片。

影片故事设置了一正一“反”的二元矛盾,简单透亮,黑白分明。属家族后辈掌门因深陷世代流传的误会中,而对熊猫家族及五行大师熊猫夫妇充满敌视,将他们全部石化,并抢走了女孩圆妞。男孩团仔则被红叶山猕猴桃大师救下。为了寻亲、同时解开父母及全村人的封印,团仔必须集齐金木水火土五行灵力,修炼成为新一代功夫大师。团仔温厚、敦厚、正直、勇敢、勤奋,并且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典型东方的德行。初长的他虽然不太机敏,学习武功有点笨拙,爱好是与功夫毫无关联的厨艺。“不完美”的特点设计及同名主题曲MV《团圆令》,歌曲由两岸儿童共同演唱,清澈的童声传递着两岸人民对团圆的美好期盼。2月25日影片发布“家是后盾”终极预告并开启预售。

《团圆令》以大陆赠送台湾的大熊猫“团团”“圆圆”为原型,大熊猫兄妹“团仔”与“圆妞”失散,团圆为故事主线。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聚焦时代主题,镶嵌了诸如将金木水火土转化为功夫层面的五行之力等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在守护家园、为团圆而奔赴的历程下,对两岸文化交流、团结统一的政治主题和家国情怀进行了恰切生动的影像化表达。

2月10日,影片在北京举行了“两岸同心赴团圆”定档发布会,并于2月14日推出“归家版”定档预告及同名主题曲MV《团圆令》,歌曲由两岸儿童共同演唱,清澈的童声传递着两岸人民对团圆的美好期盼。2月25日影片发布“家是后盾”终极预告并开启预售。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曾表示,《团圆令》运用前沿科技传播中华文化,表达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淬炼

关于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寓言,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创新探索。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也提及《团圆令》,称其“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和团结自强的奋斗精神”。

影片故事设置了一正一“反”的二元矛盾,简单透亮,黑白分明。属家族后辈掌门因深陷世代流传的误会中,而对熊猫家族及五行大师熊猫夫妇充满敌视,将他们全部石化,并抢走了女孩圆妞。男孩团仔则被红叶山猕猴桃大师救下。为了寻亲、同时解开父母及全村人的封印,团仔必须集齐金木水火土五行灵力,修炼成为新一代功夫大师。团仔温厚、敦厚、正直、勇敢、勤奋,并且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典型东方的德行。初长的他虽然不太机敏,学习武功有点笨拙,爱好是与功夫毫无关联的厨艺。“不完美”的特点设计及同名主题曲MV《团圆令》,歌曲由两岸儿童共同演唱,清澈的童声传递着两岸人民对团圆的美好期盼。2月25日影片发布“家是后盾”终极预告并开启预售。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曾表示,《团圆令》运用前沿科技传播中华文化,表达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淬炼

成长的过程也是影片推动的原

力。这中间团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和试炼,与妹妹圆妞的对决及和解成为整部影片的高潮戏。如果说团仔是一个正向的英雄人物的单纯设定,那么受蛊惑之心辖制的圆妞就是一个复杂人物,但其自身合情合理的行为逻辑,幼时记忆被鹰婆婆刻意洗掉,又被灌输世代相传的谬论,形成了对自身家族严重的负面情绪和仇恨,与前来解救自己的哥哥直接对抗。即使后来记忆恢复,但长久形成的对鹰婆愧疚感的思维惯性,使她依然忠心耿耿,为养育自己长大的鹰婆婆效力。直到真实历史得以复现之时,圆妞知晓五行之力并非熊猫家族窃取的事实,才解除了锁住内心的魔咒,实现了影片的立意——历史的波谲造成骨肉离散,但兄妹二人终将击破阻碍、完成相认。

作为始作俑者,鹰婆婆也并非完全黑化的大反派,她的行为在逻辑上也是行得通、立得住脚的。作为个体而言,她也是被固有观念驯化的某一个,在得知真相之后,瞬间化了悟,和熊猫家族解除了误会,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这是影片跳脱传统的正反对抗,较为高级的表达,也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理念与东方式的处世哲学的表达。

客观而言,这部具有探索属性的影片并非完美,但敢为人先的精神值得鼓励。特别是在技术有新意,内核有温度,立意有高度三个方面已经达到了预期,可喜可贺。

总之,《团圆令》以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用童真的美好诠释了“团圆”这一中华民族共通的情感主题,以小见大传递了血脉相连的信念,弘扬了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增进了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情感共鸣。这不仅是熊猫兄妹的重逢,更承载着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与对团圆的美好期盼。